



乾隆丙子鐫

高氏戰國策

雅雨堂藏板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戰國策注三十三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舊本題漢高誘注今考其書實宋姚宏校本也文獻通考引戰國策注

曰戰國策篇卷七闕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闕又有漢高誘

注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至二十止存八卷曾鞏校本序曰此

書有高誘注其二十一一篇或曰三十三篇崇文總目存其八篇今存其十篇

此為毛晉汲古閣影宋鈔本雖三十三卷此題曰高誘注而有誘

注其僅三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其崇文總目八篇數合又自取末三

十二十三兩卷合前八卷與曾鞏序十篇數合而中修二十三卷則

但有考異而世注其有注其多者必以續字為偶遺續字其也趙策一都

疵注雖陽注以引庾林寶元和姓纂趙策二既趙注引魏孔衍李秋及

漢魏策三其卯注引淮南注行與寶在誘注而淮南子注即誘注自

作其非誘注之母庸置辨蓋鞏本校其時官本可少三十三篇誘

本適有五十惟闕第五第三十一誘本所闕則官本亦有之惟闕

第五第三十一誘本必誘本過官本而父子他家本再據二卷補之其官

本誘本合為一本之由是鞏不言板誘注則所取惟正文也迨姚宏重

板之時乃得所存誘注入之故其自序稱不題板人并懸續注其也余

所蓋知為先載誘注故以錄為別且凡有誘注後加板正其並于夾行



之中又為夾行其世注之卷不同知板正之時注已其正文並列矣卷
端曾鞏李本核王覺孫朴洪序跋以前列標題各題以字而宏序
獨空一行列于末前曾標影序中所言影例又其考合字為宏板
本世終身卷之題高誘名其殆待寫可據以履古者耳考中板
正稱曾其曾鞏本也稱錢其錢藻本也稱劉其劉敞本也稱集其
集賢院本也世姓名其仲宏序而謂不題板人為可加入其也其跋其
為精密吳師道作戰國策鮑注補正亦稱為善本其是元時猶知注
出于宏不知毛氏宋本何以全題高誘考周密癸辛雜識稱賈似
道嘗刊是書豈其以中若廖世中等以媒孽下流昧於檢板一時
誤題毛氏通從耳本影鈔誤也時楊州所刊印從其本錄出而仍
題誘名殊為沿誤今于原有注之卷題高誘注姚宏板正續注
原注已佚之卷則惟題姚宏板正續注而不列誘名庶幾各存其
真宏字令聲一日但聲刻川人嘗為刪宏官以仇直忤秦檜瘞
死大理獄中蓋亦志節之士不但其手是重也

鮑

漢末涿郡高氏誘少受學于同縣盧侍中子幹嘗定孟
子章句作孝經呂氏春秋淮南諸解訓詁悉用師法尤
精音讀其解呂氏春秋淮南二書有急氣緩氣閉口籠
口之法蓋反切之學實始於高氏而孫叔然炎在其後
今刻二書者盡刪其說為可惜也高氏又嘗注戰國策
三十三篇世無其書前明天啓中虞山錢宗伯以二十
千購之梁溪安氏乃南宋剡川姚伯聲校正本後又得
梁溪高氏本互相契勘遂稱完善曩余讀吳文正公東
西周辨謂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而今鮑彪本誤
以西周為正統升之卷首始知古本戰國策為鮑氏所

高氏單國策
亂久矣及余再涖淮南屬友人于吳中借高注考之歎
文正之辨爲不可易高注古雅遠勝鮑氏其中編次亦
與鮑氏迥異兩漢傳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鄭
氏繼鄭氏而博學多識者唯高氏蓋其學有師承非趙
臺卿王叔師之比也惜孟子章句孝經解不傳而此書
於絳雲一炬之後幸而得存爲刊板行世好古之士審
擇于高鮑二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
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
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
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
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
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

高氏單國策
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

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

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燕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
 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
 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
 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
 此字字一本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
 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
 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筴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

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

書可繕寫叙曰集曰下有夫字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

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

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

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

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

德下及集作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

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

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

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

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以朝會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曾作例為侯。

侯王詐譎之國興立

錢集作立曾作兵

為強是以傳

一作轉

相放

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巧劉作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

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

集曾无弱字蘇秦結錢劉結下之時六國為一以儉背秦秦

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

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

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

聽眾人之筴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而字

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

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

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

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

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

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

假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

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

德淺薄為之謀筴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脫字

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

革錢革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

出奇筴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

續周顯王後語

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續率

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

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

顏率至齊謂齊王

續齊宣王後語

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

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

劉曾集一作畫錢作盡

計與秦

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

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

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

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

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

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壺醬甄一作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兔興、馬逝。曾集作灑然止。止一作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得上凡一鼎而一本无凡一二九萬人輓之。

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曰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

翠曰。公爵為執圭。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

劉錢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

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

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

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集本改作韓王曰。謫一作謂。

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

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

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

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

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

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

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

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

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

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

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

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劉錢元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

記兩惡於秦。史厲一作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作畏

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

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

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去受秦

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赧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

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

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

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

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

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已也。因

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周文君免士集曾去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

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

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

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

七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

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

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眾庶成疆增積

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本同

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

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

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

之難子曾本作子集本改作子劉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

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

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

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

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

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

太原西曾錢集作西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

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謂大梁造續商子作曰欲決霸王之名

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

為君爭於秦謂薛君曰劉本題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

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相呂禮者

欲取秦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君君弗如

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反齊王之信

以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

國齊聽祝弗劉本題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

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秦齊

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

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

趙故曾无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齊與強楚

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

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

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

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

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

合也必陰勁曾集改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

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

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

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

先君之止墓而公獨脩虛信為曾為下有茂行明羣臣

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

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

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

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

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

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

崇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

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

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

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

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

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有五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

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无何楚字

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為之請夫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

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

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

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廐夫空曰王類欲令若

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

之為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

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錢作亡國之情

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

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

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

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睢使人

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

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亡來字

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

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為賊，而陽豎曾一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知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卷第一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

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

毛君今屬魯國也。

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

食糧也。韓

慶為西周。

續史記蘇代為西周。

謂薛公。

韓慶西周臣也。

曰：君以齊為韓魏

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

益韓魏之強也。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

廣多也。重也。

尊也。齊必輕矣。

益韓魏韓魏重而齊輕也。

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

君危之。

謂薛公危不安也。

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

陰私也。无攻秦也。

又無藉兵乞食。

勿示秦以少兵少糧也。

君臨函谷而無

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新安東无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

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彊所以進兵者欲王令

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

王令召秦秦使質之故曰歸楚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

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

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恩德齊使得歸楚王而薛世世無

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

也三晉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

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

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北流入于洛川也為周最謂李兌曰

李兌趙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趙之上計莫如令秦

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

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

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

戰而曾一作攻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

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

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

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公子

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楚王怒讓周以其重也百人為卒甚敬樗里疾也

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游騰續後語

謂楚王曰游騰周臣也昔智伯欲伐公由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公由狄國或

首也遺之大鍾載以虜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

故也廣大車也公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桓公伐蔡也

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

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兼有吞周之意吞滅

也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

戒以二國為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

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無國字而憂

大王恐不敬其使一日之中以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

及糧於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代兄也患憂代

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高都韓邑

今屬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蘇代遂

往見韓相國公申公申韓公侈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

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

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

病也病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

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

氏

氏

氏

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

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

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于韓。折屈也秦聞

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節符也是公以弊高都

得宥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

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也不如譽秦王

之孝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

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公周最也交惡。勸

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蘭。離石。祁

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蘭是攻用兵又

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

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養姓由基

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

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无也字養由基曰。人皆

有曰。錢下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

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

而不已。已錢劉善息。少馬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

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

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曾一作周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

當為五楚。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

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而君自郊迎。今天下皆知

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聞之也。曰：周君所以事吾

得者，器必必字。名曰謀曾集作謀。楚王必求之，而吾得

無效也。王必罪之也效致。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伐也。周君患之。蘇秦謂

曾一作調。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韓魏必惡之。

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

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

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齊秦也。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

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

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

太公函姓治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冶曉鐵理能。越人

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願千金猶未盡其本賈也。故

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治氏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必無獨知。今君

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

齊王之為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

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

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史記作韓王曰秦召

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邑也王何不出於河南史記

作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河南為辭不往詣秦

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君故

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周君反見梁囿而

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綦母恢謂周君曰温囿

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取之綦母恢周臣也温囿口今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減

也此口梁囿梁國作温囿近周口能為君取口温囿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

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

主也周天子也故曰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扞禦也傳曰而扞禦北狄也

王無之扞也言魏為周无所扞禦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

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

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

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温囿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温囿戍守也周君

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利利錢私温囿以為樂私愛必也

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園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温園其

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羸四十金温園

魏王八十金故曰是羸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園

於周君而許之戎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謂楚王曰周必亡矣

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為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

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

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

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

原晉陽之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

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

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

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

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

於周矣橫行東行

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穀

熟曰飢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邾錢劉

亡滅也臣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為齊楚所滅亡此皆恃援國而輕近

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

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為太子也齊進也周最為周之

太子齊王令司馬悍作劉一作釋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尚謂

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

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為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

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齎周最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

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

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无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

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

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

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

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為秦所善且

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

戰國策卷第二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亡魏入秦

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痤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毀誰可與

為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曰商鞅衛公之後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孫也或曰公孫鞅也

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

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

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強禦不侮鰥寡此其一隅也賞不私親近

太子卒黥劓其傅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曰法及太子并罪其傅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黥

截其鼻也暮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不敢拾也民不妄取其物

不敢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

也言少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一本下八年疾且不

起欲傳劉作商君傳猶禪也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

代後惠王孝公蒞政有頃蒞臨也商君告歸懼惠王

還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

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是

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

願大王圖之圖謀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商君懼誅欲之魏商人禁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

而還一曰魏以其譎公子印而沒其軍魏人怨而不納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說秦惠王曰大王之

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北有胡貉代馬之用用武也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東有肴函之固肴

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田肥美民殷富戰車

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地

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此所謂天府府聚天下之

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習

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

臣請奏其效奏事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

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

赤與白謂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

高氏戰國策 策三 雅雨堂

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也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

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里之道為遠而蘇秦曰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

之子也補遂國名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

也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禹伐

共工共工官名也霸於水火之關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夏桀為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為紂卿士

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

天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古者使車轂擊馳言

語錢劉本無語字相結天下為一擊一也兵車之轂比相當馳

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戢也文士並飭一作諸侯亂惑

飭巧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也科條既備民多偽態

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也上下相愁民無所聊君臣

也刑罰失中故相愁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辯

言偉服戰攻不息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末多

加誣故曰天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不能使天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敢綴甲

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也夫徒處而

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也雖古五帝

三王五伯劉錢無五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

能也勢力故以戰續之續猶備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

相撞撞擊然後可建大功建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

故強於內也放仁義而行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陵萬乘

誣敵國也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

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亡皆兵之由也故服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

於治昏不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

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

之說不黑貉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趙

秦王破關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從則相親也資用乏絕

去秦而歸歸洛陽也羸滕履躄負書擔橐橐囊也無底曰形

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歸色歸當作愧愧慙也歸至家

妻不下紕嫂不為炊不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

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

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汰也練濯濯治劉錢無韻陰

術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

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

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燕烏集闕闕塞名也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屋夏屋劉錢

高氏戰國策 策三 四 雅雨堂

也言趙王屋清高似山也抵掌而談也抵據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武安

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兵車綿繡千純也純束白璧百

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

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關故蘇秦相於

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

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

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

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

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

盛隆黃金萬溢為用經轉轂連騎炫熿於道炫熿猶山

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王侯尊趙王也且

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捲樞桑條假伏以為戶樞耳

軾搏銜橫歷天下銜勒也廷說諸侯之士杜左右之口

天下莫之能伉伉當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

之邑培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置也施樂置酒遠迎上郊

也邑培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虵行匍匐也四

拜自跪而謝謝前不炊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

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

子不以為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

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蘇秦欺寡人欲

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趙固

負其衆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

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約謀約也一同也

上於棲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使武安子起往

喻意焉武安子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

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

為客秦惠王曰敬受命受秦惠王之教

泠向謂秦王曰泠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攻宋

也使以猶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

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燕趙惡齊秦

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齊必重於王則向

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

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為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臣聞之弗知而

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知不可言利國安君為人臣

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

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連荆固齊收餘韓

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

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

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

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

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也字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

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

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為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令秦出

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曾作有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

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

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

為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

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

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

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

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

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

也田疇荒墾不也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王之

名不成此無異故異怪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

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

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

詔令天下齊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限難也長城鉅坊錢劉坊作防足以為

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

者萬乘之存亡也

勝則存敗則亡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

且臣聞之

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

襲郢取洞庭五都

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渚

江南

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

荆王亡奔

曾作亡命

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

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

言劉錢秦下有

以強於中劉下有齊燕也

陵三晉

三晉趙韓魏也

然則是一舉而伯王

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

可使韓魏

而謀臣不為此不為

也引軍而退與荆人和

和平也

今一作

荆人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

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

華下華山之下也

大

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

梁大梁魏王所都也

則梁可拔

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

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

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

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

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

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

穰國錢劉本侯魏人也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興秦而安

兩國之功也

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也

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

潞

於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

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

不信地形不便

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

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

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

野民曰氓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

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

劉下有兵字

拔武安

趙括封於

武安曾更

有君將趙四十衆拒秦秦將白起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

當是時趙氏

上下不相親也

上下君臣也

貴賤不相信

貴謂卿賤謂士

然則是邯

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

脩武

趙邑也一本有合屬河內羊腸塞名也

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

代屬趙上黨屬韓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

甲鎧皆秦之有也代

皆秦之有也代

上黨不戰而已

曾下有反字

爲秦矣

屬也

東陽河外不戰而

已反爲齊矣中呼池

池續作池

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

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

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

蠹害也

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

馬之口以流魏氏

白馬津名魏氏今魏郡縣也流灌也

一舉而三晉亡從

者敗

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

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

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

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

劉作伯王業也

尊不可得乃

取欺於亡國

亡國謂趙也

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

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

一作

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

却退也

天下固

量秦

錢本有之字

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

李下邑名在河內也

大

王又并軍而至

一作至

與戰非能厚勝之也

厚大也

又交罷

却天下固量秦

一本有力之字

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

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

兵頓士民病

頓罷也病困也

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

負曰困方曰倉虛不

實本也下字

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慮謀且也

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

苟誠

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

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

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

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號到牧野便

克紂故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

劉无傷也傷愍不字也

智伯帥三國之眾

三國晉魏也

以攻趙襄

主於晉陽

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

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

矣

且將也

襄主錯龜數策占兆

策著也兆占龜兆也

以視利害何國

可降

何國可降而使為反間

而使張孟談

張孟談趙襄子臣也

於是潛行而出

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

襄主之功

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韓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破以殺其身故曰以成襄王之功也今秦地斷長續短

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

無如秦國安固者也

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與天下學

可有臣昧死望

劉作臣願望

見大王言所以舉

一本无舉字

破天

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也

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

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

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曾恐當作主謀

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

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魏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

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得反之則張

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也子

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

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對曰親魏曾劉集亦作問對曰親魏

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塞轅轅緱氏之口塞當屯

留之道屯留今魏絕南陽魏與南陽絕也楚臨南鄭鄭今河南新鄭也

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誅周主之罪

周主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自知不

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天下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

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辟遠不足以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成伯王之名成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

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遠矣。顧反司馬錯曰不然臣

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今

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

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

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

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

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

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

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謁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

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以因于齊

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

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惠王曰善。寡

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

為侯。而使陳莊續新序相蜀。陳莊秦蜀既屬秦。益強富

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

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為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

高氏單國策

策三

雅雨堂

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

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子言也。張儀誣樗里

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

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奔走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不

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今漢中南邊

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

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一本无為字。和楚楚必畔天

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

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猶與

助也。勁疆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之外。

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河西。王用

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

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

郭君。古文言號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

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

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孥適西山也。一本有字。

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

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

竒宮之竒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因而伐虞遂取之今

秦自以為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為王故曰自以為王能害王者一本無也字

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一本有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

錢劉只一與陳軫之智橫門君秦將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

以五國驕寵也來必惡是二人二人橫門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

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

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錢劉作馳楚今楚不加善秦

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

楚王何不聽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

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

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已

殷王高宗戊丁之子也子胥忠乎錢劉无乎字集有其君天下欲以為臣

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為闔閭夫差臣謂符也賣僕妾售乎

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

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錢劉本无乎字忠且見弃吾不之楚何適

乎秦王曰善乃止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為王臣常以

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

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

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請為子約車約具也對曰

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

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

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續後語其

長者一本更有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

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取

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

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

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軫為人

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

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

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

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

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

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

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

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為軫為忠一本

更添一忠字尚見弃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臣

為臣乎軫為忠見弃不忠於王楚何以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三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

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其後秦欲伐齊伐齊報齊楚之交善

善猶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為寡

人慮之奈何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

之約具也幣貨也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

甚者無大大王說敬也大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

大大王唯獨也願為王臣也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

先齊王齊威王也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

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也 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

權權猶合也 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 而儀

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苟誠也 關楚北方城

也交 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 若此

齊必弱齊无援必弱也 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

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曾一作已利錢劉一作

絕為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為已利也 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

宣言之於朝廷宣徧也 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羣

臣聞見者畢賀畢盡 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為楚懷王臣 楚王曰

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

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

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猶空也

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 何重孤國且先

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

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 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

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 楚王不聽曰吾事善

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 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

來來猶還也 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也 使人使齊齊秦之交

陰合陰私也 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

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

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劉錢

一作從曾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

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

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王曰可矣軫

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大名

也都邑與秦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于秦而大得報償

於齊也故曰是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全空王今已

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固必大傷

傷病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

秦合為一故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

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者

也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

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

也軫先仕於秦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

事也親猶故子弃寡人事楚王棄去今齊楚相伐或謂

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

以其餘為寡人乎以餘計為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

遊楚者乎遊仕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

策四 雅雨堂

意亦思乎思思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

吳吟吟歌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曾管與之說

乎管姓也有兩虎諍一作人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

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貪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

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

兼兩虎也兼得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

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一無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

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

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

寡也寡少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聽無失

本末者難惑惑亂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

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

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讎仇

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此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

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言義

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

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燒燔猶滅壞中

高氏戰國策 策四 雅雨堂

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

求援助于義渠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居無幾何五國

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

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

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

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

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也

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

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

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君與知之者一本

無之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

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三川義陽川周

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請之

魏約代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

告王曰魏聽臣矣聽從也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

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

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

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

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天

下不以爲多張儀錢劉本作不而賢先王先王謂魏文

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都今三年而拔之樂羊反

而語功語言也拔上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

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甘茂本齊人故曰羈旅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

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

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

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有

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

告之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牆踰

逃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則

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

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臣恐王爲

一本爲上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

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

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

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

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

也弊極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懽

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韓失楚援故。王曰善。果使

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

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逐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

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攻也。秦之右將有

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

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

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也。是無伐

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墓葬

也。於是出利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之宜陽拔。拔得也。

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宜陽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

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

惡甘茂。諸毀之於內。故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韓相。今公用

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

功多矣。戰功曰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

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甘茂之事也。秦死傷衆盡怨樗里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

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

合韓。不為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為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

變其後

恐楚作變難伐其後也

韓楚必相御也

御猶相瞰望也

楚言

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楚雖與韓合不

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

健者強也

與寡人爭辭寡

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

患憂也

其健者

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

聽從也受也

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

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

且將也

出關遇蘇子

遇見也蘇子蘇代也

曰君聞

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

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

家貧無

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埽室布席

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

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

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

甘茂言我不肖為秦所棄逐也

願為足下埽室

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

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

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

自穀塞谿谷

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鬼谷大非

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

之利也

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還以秦王之利也

秦王曰然則奈

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

劉作重贄

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

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

以相迎之錢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偽謂王

曰一作偽謂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

齊潘王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

王若不留必不德王也德恩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

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

語而厚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

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甘茂之吏道而劉无道聞

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

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

也衍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也告語王怒於犀首之

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

也而字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屈

楚臣也楚仕於秦啟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

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

為一國恐傷矣傷害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

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井陘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

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公趙

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

以解伐秦俱伐齊敢告下吏秦吏秦王使公子他之

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

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爲義以告弊邑大國趙也

爲義也弊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劉錢又

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作有續

古人有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地陽武也非使臣之所知

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蘇代蘇

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曰秦且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

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

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

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史記有趙趙秦

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

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

弩潰癰也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

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

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

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

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爲晉楚

也愚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

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腸胃

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

有為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母故曰太后也昭襄王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

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

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曰以死者為有

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

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

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乃曾

作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魏醜夫為殉者也

戰國策卷第四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高誘注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一本无君字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母他慮也

曾錢本有文字

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

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一无已上夫十六字

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
 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一本无儀字之言為禹而務敗
 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
 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
 觀張儀一本无儀字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
 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
 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

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
 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
 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
 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
 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
 齊

五國罷成畢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
 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

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楯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

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弊凋弊曾錢劉一作凋弊也史記割弊後語害弊也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闔作概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亡一作以其言臣

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遊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說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

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

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曾作已而載與俱歸者。其

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

王。即使文王疏呂尚。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

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

願陳者。皆匡君之臣字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

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

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

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

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

臣耻五帝之聖錢聖下有馬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馬字而死五

伯之賢錢賢下有馬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馬字而死奔育之勇

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

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

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淩水史記作淩水無以餌其口坐行

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廬為霸使臣得進謀如

伍子胥加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

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无漆身字可以補所賢之

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

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蹙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

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

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

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

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

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

以寡人恩恩後語作授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

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

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

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

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

乘奮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

譬若馳一本无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

閉續李善引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

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

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

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欲少出師曾錢一作臣計

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作越

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

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者一作也豈齊不欲地哉

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

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

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

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

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

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

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

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

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止邢止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不韓字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畢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无內字有田單單後語一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

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

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

曾下有華陽二字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

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

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

走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

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

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

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

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

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

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

而走疾曾錢劉一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

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

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

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其主其令邑中

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

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

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

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

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

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

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

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

侯十攻魏而不得作得一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

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

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

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

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

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

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

懷璞過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

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

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

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

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

者以已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一无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

一甲雖周錢劉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

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正字劉於上黨上黨之

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幾

何劉改不一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為武安功作无幾何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國

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

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

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

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為子時

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為劉一無即梁餘子同也。臣何

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

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

何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

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

乎。今傲勢得秦為一本无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

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

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

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錢一元 虜字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

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

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

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孺

曾云恐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

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

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

成虎。十人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

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

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

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无鬲字於涂聞應侯

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

一本下有欲字

代我相秦豈有此

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

劉一作君何

見

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

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
 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
 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
 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
 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作顧毀譽必
 欲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
 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
 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
 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成無悔何為不可哉蔡
 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

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

子胥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亂亂是有

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

以其君父為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

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

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

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

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大與字

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

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曾本作令主

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啟曾作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

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

墾草剋

錢劉一作何曾一作入

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

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梧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反者也

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

分

一本无分字

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

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

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

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

亦奈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

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

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

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

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

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

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

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

秦相東取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

一本有居字

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

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

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五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

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

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

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

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勸進也是

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

不肯救之一字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一本以下急走去有告字

救也秦益疑故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

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薛公曰善遂

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

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有功三國伐楚

也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

妻以齊秦劫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則上黨

秦之有也攻魏則并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

秦則魏秦之縣也負芻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

云魏秦已珉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珉魏之臣也劫

故曰困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珉與佐也佐負芻兄

其弟臣韓春自謂也珉欲困魏懼而復之復之負芻必

以魏歿世事秦世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

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齊

功元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

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下地

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

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

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

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

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三

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此講之悔

也悔恨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

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

人決講矣必決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

也強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

也魏臣孰如孟嘗芒邠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

邠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

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

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

琴後語中旗伏琴韓子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

作推琴說苑作伏琴數也過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

謬也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滅破范中行范中

劉皆作六晉者无咎滅趙氏魏氏智伯瑶先破滅也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

於晉最薄而苛峭故智伯瑶先破滅也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

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決晉水

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智伯出行水韓

康子御魏栢子說苑韓子驂乘三人共載智伯曰始吾

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

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栢子邑魏栢子肘韓康子

康子履魏栢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云魏栢子肘韓康子康

子躡其踵踵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踵之謀破智伯

肘接於車上卒共分之故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

曰智氏分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

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

願王之勿易也勿无易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秦

秦便不魏戰勝楚敗于南陽南陽陘山秦責賂於魏魏

不與賂上洛也營曾營或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

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

寡人遇遇合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

亡地於秦也謂失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

矣之至也資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

魏必危危秦王曰善昭王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

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楚使者景鯉在秦從

秦王與魏王遇於境秦遇合境楚怒秦合周最為楚王曰

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

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

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楚王使景鯉如秦

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无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

留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

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留留曾劉一作劉是便計也秦王乃

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

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

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

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與楚二下有絕秦無楚援則為孤國故齊魏不

復尊重秦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

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也景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十六

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

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

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

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

把鈹推耨之勢鈹芸苗器也音括姚調二音古田器而有積粟之實

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

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

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

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

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媯通於媯毒

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掩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

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

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資給入其社

稷之臣於秦也入納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

秦圖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頓子曰天下

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

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

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

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畢從四國燕趙韓魏頓

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

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

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為

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

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物

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致至而危

累碁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

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

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

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

燕燕入朝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浚

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

陳留桃人邑名處則未聞虛空也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

矣云翔戰故翔猶解於散不與秦交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衆二年然後

復之申洛也休衆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

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皆魏邑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

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救也天下五合六國集聚力不敢救助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

也盛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減而肥仁義之誠誠字

一本作誠字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下有後患

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王

若負人徒之衆材材一本无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恃負

也毀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服也主謂諸侯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

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无也鮮少也三字下有言人初始无不為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

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

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一本无也字智伯

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於榆次謂謂字无設利於前而禍隨其後也也一本无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

一本无也字吳王夫差自見服越

王為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

國者非無大功也設

設字劉本一作沒字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于後也

吳之信越也從

而伐齊

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

既勝齊人於艾陵

艾陵

也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

還自黃也為越所殺一本字作禽也流尾浦尾一殺本字

即干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

謂日

明當

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

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

陽城因聚土為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

今王妒

妬字曾本一作妬字

楚之不毀也而

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

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

援鄰國敵也

詩云他人

有心子忖度之躍躍免免遇犬獲之

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害之心已

忖度之躍躍跳走也免狡也喻狡兔騰躍一蹶就以為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

治女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

不越

可信而

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正恐韓魏之卑辭慮

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

有累世之怨

猶重也

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

百世矣

百一作累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

離

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

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

聊賴

族類離散流

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

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

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是王

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

攻一本攻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

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王雖有之不為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

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

應一本无悉起應王四國趙韓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

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

也宋戰國時屬楚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

劉本无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

秦矣校猶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泗以

水為南界負背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

而詳事下吏治事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

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為帝也夫

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眾多也一舉眾而

注地於楚事戰事誑令韓魏歸帝重於齊反是王失計

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臨劉本作韓

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作施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

策六 雅雨堂

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為秦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萬戍鄭

梁氏寒心梁氏魏也寒心懼也許隰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

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

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壤地是王之之地一經兩海一注東海要絕天下也要取是燕

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

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巳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

眾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

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眾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

嘗嘗曾作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

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

莫敢闕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故衛無東野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

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

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

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遇會乘夏車稱夏王一朝

為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

分太公田和也始伐魏代本呂氏齊侯謚為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

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

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

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

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故帥百姓以與

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

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

之至格道

燕趙怒齊之臣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

格道不通平際

无際

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擲委南聽

罪

聽罪於楚子也

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

舍釋

於是天下積薄而為

曾劉本无為字厚聚少而為

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

紂當為牖聲之誤也

臣豈以郢威王

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

樂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六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

秦始皇也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

聞王兵勝而不驕

驕慢

伯主約而不忿

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不有所忿

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

王者德大不驕逸故

能服鄰國作一本

今王廣德

曾一作得劉一作失

魏趙而輕失齊驕

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

恤顧

驕忿非伯主之業也

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

先王聖王也敬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

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

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苛為察以克下為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衰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為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 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

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

一作隊 吳王夫差伐越勝之句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遽救之越

人殺之干隧 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

以朝天子於孟津 梁君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

陳許之君朝天子於孟津 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 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

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也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難終今

王破宜陽殘三川 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 而使

天下之士不敢言 言議 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 雍有也兩周東

西周也扞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徙兩周之疆也 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世主謂諸

侯也諸侯懼怖畏秦不敢交會 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

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尾後也言

王為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云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王若不能

為此尾而有後患 有滅亡之患也 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

以王為吳智之事也 吳王夫差智智伯也事滅亡之事 詩云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 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

強弩至牙上甫為上弩之半耳 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 心驕約 非楚受兵必

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

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助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

敵強弱等也未元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

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

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

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

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辨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

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

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

則必有誅下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已也秦王耻襲桀紂之闕故不

獻則謂公孫消曰秦公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謂公

公孫消也尊重也數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

秦相者不為羊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

太后不善者也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

周也辛戎楚人自楚王在東周東周洛陽成周也公

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為楚必便

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公孫消

也言必見用為秦相也

樓辭續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

則失國勢注辭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

策七 雅雨堂

於事不合也字書無之約秦魏魏太子為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

魏臣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

必負之也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而王泣王

因疑於太子太子疑不欲令令之留於酸棗留樓子患之昭

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昭衍見梁王梁王

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王曰為期期曾與我

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

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

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

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歸而謂父曾本曰耕田之利幾

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贏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

倍曰無數多不可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饒今

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

趙處於廓城廓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孫有承國之業又有

母在中子孫秦太子也異人之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

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

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

子子異人也言必使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

高氏戰國策 策七 雅雨堂

至死君知之乎

秦皇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云君有不遠圖之

罪知

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

太子子侯

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

之春秋高

言昭王年老也

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

一日猶一且也山陵喻尊

高也崩死也用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

君謂陽泉君也累卵

至危也朝生木堇也朝榮夕落真為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

說有可以一切而使

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

四維

持之也患憂

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

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

輔猶助也

王一日山陵

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

也

子異人名

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四望而願一得歸王

后誠請而立之

王后華陽陽夫人耳

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

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

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

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

欲為已子

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

以留計是抱空質也

抱持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

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

德是為德講曾本

秦王

老矣一日晏駕

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太陰也謂死亡也

雖有子異人不足

以結秦

結固

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

楚服王盛服

后悅其狀

兒狀

高其知大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

夫人楚女也故

曰吾楚人而自子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子曰少

之以異人為已子

弃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曉王罷之乃留

止止曾間曰陛下嘗輒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

車止仕也不欲言其質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

故住車故止於趙敢國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

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向面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

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竒其計

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

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

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僖王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

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

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

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

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

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本

請字臣下有文信君叱去曰曾作曰去我自行之而不肯汝

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

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

奚以遽言叱也奚何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

奚以遽言叱也叱呵

君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

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

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

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

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

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鄒陽解曾于鄒陽衆賜死于杜

也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

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處所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聽也

行作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

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報白也往為張唐先

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

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

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

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

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

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

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後語二十餘城今秦有其

二十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

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

高氏戰國策 策七 雅雨堂

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

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

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

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

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敵以國事願

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

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

必受之之地一作地秦受地而却却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

捄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臣請大王約從約從

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

亡言輕之也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

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

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

刀筆一本作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

悉趙兵以遇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有王本司

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

而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

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

策七

雅雨堂

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趙何時亡

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

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為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

趙王邪曲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妒功臣今國危亡王必

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

人代武安君為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讓曰將軍戰勝王觴

將軍觴酒也將軍為壽於前而捍捍劉一七首當死武安

君曰緘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緘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

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接續上若不信緘請

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拊拊曾纏之以布

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

言言不敢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取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趣甚疾出

諂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

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為郡

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茲劉一無茲乎司空馬又

以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

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注別見秦王召

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

屈於內屈而百姓靡於外靡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姚

曾本皆賈對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賈願出使四

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

其衣冠舞舞劉本作帶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

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對賈千戶以為上卿

韓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

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

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

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

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

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言梁之大盜趙之逐臣

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

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王曰有

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

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

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

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

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至身死國亡亡失今王

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

言韓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朝歌之廢

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棘津之

讎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

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字無也為市賣僧求其小利南陽

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

難為魯所束縛而歸故曰南陽之弊幽於公子糾不死其

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栢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

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

自鬻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文公用中山

盜而勝于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此

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醜辱天下明主用之知

其可與立功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

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

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沈於澗水故曰人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

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

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

願望於上明主為明君賞有功不賞有虛名秦王

曰然乃可劉无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

可字

戰國策卷第七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高誘注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

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

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為靖郭君而封於薛也

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

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

盼子田盼子也

盼子有功於國

一國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

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

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

申縛者大臣與一本作弗與

百姓弗為

用故王勝之也

言大臣與百姓不為申縛致力盡用也

今嬰子逐

曾本今王逐嬰

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

遇敵

也便楚王因弗逐

弗逐田嬰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

也輟止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開齊之也公孫田氏也又

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也公謂田嬰也使楚王

欲封公甚於齊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開也公孫開

為劉無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

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

嬰分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

楚王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也靖郭君謂謁者无為客

通无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

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煮謂死也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

海大魚因反走反還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也客曰鄙臣不

敢以死為戲續淮南子戲作熙君曰亡更言之亡无對曰君不聞

大魚乎網不能止禁止鈎不能牽牽引子繳不能絆蕩而失

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皆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

齊陰別本無陰字奚以薛為夫齊奚何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

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薛城至於天猶无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

父計簿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

今與今一作令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辨古今人表作昆辨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

作劑貌辨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昆弁見戰國策齊貌辨之為人也多

疵疵闕病也呂覽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証諫靖

郭君不聽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孟嘗君田

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刻滅也而汝也

續呂覽揆吾家高誘注云揆度吾家試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慊齊貌辨者吾

無辭為之慊猶善也善齊貌辨者吾不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

旦暮進食也御侍也旦暮朝夕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

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豐鍾之牛者也靖郭君之交太不善於宣王宣王不善

也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齊

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

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固請必行

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

懷藏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夫齊貌

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

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反不若廢

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

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

善出走薛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

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君也雖

惡於後王言言為後王言為後王劉此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奈何也

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

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二不聽辨也宣王大息動於顏色猶動

也發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

也知也殊不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肯猶可也能為寡人

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也衣威王

之衣冠舞舞劉其劔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

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

也印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位強猶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

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

不為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

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趨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為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

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曰救趙孰與勿

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臣鄒忌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

也段干姓綸名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猶并也其於齊

何利利一无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郊

也境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

襄陵魏邑也河東縣弊罷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

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

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韓氏請救

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早晚也

徐張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如早

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

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

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

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

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韓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也

之君因田嬰劉无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爵也鄒忌封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

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用

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

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

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

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為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

聲威天下聲勢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

人卜者亦一無亦字驗其辭於王前信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

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孫子謂田

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臆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无解兵而入齊入使彼罷弊

於先先曾弱守於主彼謂魏也主者循軼之途也鎡擊摩車

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鎡擊摩車也使彼罷弊先先曾弱守於主

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

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宛縣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

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

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

聽果不入齊聽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

於齊權勢也復還也杜赫曰臣請為一為下留一留下楚君謂鄒忌

留之楚為鄒忌留田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忌於楚不使得來也

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

田忌之不返齊也反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也田忌亡人

也而得封必德王德恩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

亦必以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眾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无有作威

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曰忌

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

者以以一幾何人一人下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弊塞斷

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修八尺有餘修長身體昞麗昞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自

鏡於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其國史作徐君平

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公一元也城北齊公齊國之

美麗者也忌忌一元不自信而復復一元問其妾曰吾孰與

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

問之客曰客一元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

也上一无以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

視又又一无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

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

有求於我也求於是一无於入朝見威威一元王曰臣誠

知不如劉作臣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

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

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

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曰王甚矣

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能一元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

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諫字門庭

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无可進

者改循作脩曾端嚴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

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修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齊威王使章子將

而應之擊與秦交和而舍交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

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幟名也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通白

襲秦欲以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軍者以威王不應應頃

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

而如也如有司請曰言章子敗者異人而同辭辭王何

不發將而擊之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明曷為擊之

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

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

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吾一吾

之使者者一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

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

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

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死父欲使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

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

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也齊王患之患也張丐曰臣請令魯

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

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

過矣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猶助也魯君曰

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

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

令一作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

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

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全衆為中立无以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其其曾作甚大也

魯君以為然乃退師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欄字去

走本齊一齊王本作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

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不更

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

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

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患憂天下為秦相割秦

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剝割以附益强秦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為秦相烹秦

曾不出薪為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

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一顓

穎高辛帝嚳堯帝一統舜也三王夏殷周也 伐不道者

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

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 今韓梁之目

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爇也目不爇言悲泣也 非齊親而韓梁疏

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

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

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南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

出其計矣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

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

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精難精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

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為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

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

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

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矢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

喻威解如風雨散疾速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

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鄙臣竊度之度計下戶

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

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踞者臨淄之途車聲聲劉擊

人肩摩塗道擊相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

多人衆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夫以大王之賢與齊

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

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劉當

作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

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

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

韓魏之地至闡至闡一作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

也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為軌百人守險千人不

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

恫疑虛喝獨喘息懼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

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

臣之過計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

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

詔之主君謂蘇秦也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為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齊

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宣王也大臣父兄躬衆富樂

無過齊者盛殷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

世之利念顧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必謂齊西

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

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

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

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

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雖

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

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

入朝黽池趙入秦朝於黽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搏搏曾作博關臨淄即墨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

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未

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

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曾有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八



